

萧湖，那个秋

淮安新淮高级中学高二8班 朱珂潼

千帆过尽，岁月卷席着历史的洪流，不曾冲淡你潜在的唯美，褪去旧的尘埃，换上新的盛装，原来的你，唯我铭记，挥之不忘的，那个秋……

秋雨蒙蒙的季节，古城的萧湖，被润湿的景致恰似一位温婉可人的少女，静静地斜倚在里运河臂弯里，远天三两抹浅亮的云雾，似天仙纤手一般轻抚着姑娘的秀发。一条莲花石板路，如彩虹般将湖面连同天空倒影画为两半。牛毛般的细雨中，一群沙鸥从云端俯冲，轻舔湖水，突又展翅冲进雨帘，此刻的萧湖已然成为它与天公试比高的舞台。此情此景，不愧古人所赞：“萧家湖上散晴烟，最好凉秋薄暮天。”忆往昔，那年那季，一样的湖，同样的水，别样的年华，我悄悄靠近你的身旁。

那时的你，没有现在的瑰丽多姿，那时的你，朴素得像个乡下姑娘。你的身旁，密密匝匝的绿草翠叶肆意生长，各种不知名的色彩斑斓的野花开得忘情，没有涂着灰棕油漆的栅栏和显眼的提示牌。这是你原本的模样，那时的你，并不知道晓胭脂粉黛，却喜欢那土地里蹿出的蓬勃野花，采一朵儿，轻轻的插入青丝，回眸一笑，很烂漫、很出尘、很倾城。怎样的一个湖仙子啊！风华绝代，风情万种。

而今，秋水煮茗的季节，寻着氤氲茶香，我看见了你不似从前的不施粉黛，恰似浓妆淡抹换面一般。我定定地看着你，少了些之前的活泼洒脱，野性自然，变得温婉得体，落落大方，像个大家闺秀，浅浅一笑，一如从前，那样出尘。氤氲的茶香，丝柔的秋雨，拂面的秋风，真切地感受到你的气息与脉动，恬静与深沉，轻击岸坡的湖水倾诉着深藏湖水的心语，饱含着红颜久别的喜悦，送达着爱在深秋的满满情谊！

原先湖中的斜亭，斜斜地带着几分慵懒、几许舒展倚在湖畔，半分落入轻灵的湖水，半分飘在柔和的秋风里沉醉着，煞是好看。现已改造成了笔直端正的亭子，虽然漂亮，更显壮观，但那份清丽，那份自然，那份古朴，那份灵动却消逝许多，渐行渐远，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的刻意雕琢和不再宁静的喧嚣吵架，遗憾之余，我不禁暗自庆幸，还好，我珍藏着“那个秋”，终不成憾事。

挥之不去你原来清婉的模样，而今的你，却更深得多数人的喜欢，有数不尽的游人观赏。可是，我仿佛可以感受到，你那繁华背后的落寞，喧嚣背后的孤寂，或许，你也怀恋原来的你吧！毕竟那时的你，是不被惊扰的，毕竟那时的你，没有被四处的栅栏所约束，毕竟那时的你，是那么无拘无束，自由欢快……虽然，那时的你，不为多数人所知，也没有那么多人闻名而至，来欣赏你。

此刻，已随霞彩点画的萧湖，沉睡为一朵披着月光轻舞的莲。碧波涟漪，如长笛一曲似沉淀千年的旧韵。听，秋风行走，那远去的你，被我轻轻挽起，登上湖畔垂柳下那一叶漂浮的小舟，划过了我那无尽怀想的心田。我又仿佛是飘落湖中的一颗雨滴，与你血脉交融，神形合一，或潮起潮落，或沉潜升腾。这个秋，如清冽甘甜的桂花酒，如此的醇厚芬芳，回味无穷。

萧湖忆情，仿佛经历了岁月的脚步，聆听了千年登音，纵是千回百转，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仍然是你。在那芳草还依旧肆意生长，鲜花依旧含羞绽放的时候，携一剪余温犹存的记忆装进行囊，把你深藏在铅华粉饰与世俗喧嚣不曾触及的心灵深处，或带着这纯粹的清新娟丽回去，在某个怀旧的秋雨午后，透过氤氲茶雾，写下你我的这段丹青往事。

秋雨渐息，秋阳倾泻。蓦然回首，豁然发现，烟雨萧湖依旧令人神往，岁月的山河也从不曾褪色。红尘陌上，烟雨之中，那淡彩的湖水，斜意的日亭，凌云的沙鸥，有个片影，是你，是那个秋，那个秋雨里的萧湖。



母亲进城了！她已经三年没来我家了。这次，实在是想她的孙女，抛下了一年到头都做不完的农活，义无反顾的来了。母亲来时拎了一个方便袋，带了一些简单的换洗衣服，藏在换洗衣服下面的是一个塑料袋。母亲说，那是给我的礼物。我连忙打开袋子，一阵麦香扑鼻而来。原来是炒面！

小时候，每到六月六那天，母亲总会起得特别早，在厨房里把铁锅洗净擦干，拿起瓢从面袋子里取出小麦面，倒在锅底，用锅铲子均匀地摊开，一边烧火，一边用锅铲子翻炒面粉。母亲告诉我，炒面是个技术活，要用小火烧，火不能太大，火头大了面就会焦熟，吃起来会苦；火候不够也不行，面炒不熟，难吃。母亲站在热锅旁，拿着锅铲子，不停地炒，慢慢地翻，额头上百满了汗珠，身上穿的衬衫已被汗湿了。直到面粉炒到微黄色，散发出独特的麦香味，母亲才不炒了。

闻着炒面的香味，我们围在锅台前，早就馋涎欲滴了。母亲赶忙拿出瓷碗，给我们先铲小半碗炒面，然后用小汤勺子从糖罐子里取半勺白砂糖放上，接着用大勺子浇上半碗开水冲泡。母亲说，拌炒面也有学问，水加

微风楚韵 墨彩写意

——画家江鸣歧的写意人生

吴宗富



从古至今，画坛高手林立，只有具备过人的才情，鲜明的自主精神和扎实的笔墨功力，才能留名于世。已故画家江鸣歧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墨彩写意，气象万千是江鸣歧国画作品的总体特征。他的国画写意性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笔墨功夫；二是热爱生活，感受生活，拥抱生活；三是勇于创造创新。

中国画的本体语言，归根结蒂是笔墨，笔墨优劣决定作品质量。江鸣歧出生在黄山脚下、宾虹故里的古徽州，少年时代受自然风貌和新安文化滋养熏陶，对山水有独到的心悟体验。青年时期在杭州艺专、上海美专、南京大学求学时，他受到全面系统的美术教育，在师法传统过程，潜心研习清初“四王”、

宋元诸家，得潘天寿、汪声远、傅抱石等大师亲授，造就了扎实传统笔墨功力，汪声远为他题跋的“桐荫闲适”画作可窥见一斑。他毕业后到淮安师范从事美术教育37年，为苏北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。教学生活之余，他不忘国画研究，在广收博取的基础上，又将南派水墨秀润飘逸注重表现，与北派厚重浑朴注重再现融为一体，形成了笔墨大胆豪放，色彩明丽丰富，诗情画意浓郁充盈，以大写意见长，既具新安画风，又有楚州（淮安）风韵的独特风格。

徽楚两地人杰地灵，钟灵毓秀，物华天宝，新安画派出自徽州，出过浙江、黄宾虹等大家。楚扬两地，出过郑板桥、边寿民等大家。江鸣歧是两地文化碰撞融合，并经大师

泛舟里运河

张顺志



乘游船从里运河文化长廊起始段的靓丽风景缓缓远离，仰望那巍然屹立中

洲岛的清江浦楼，东西往来水陆视线的淮安这一地域特征建筑，安静地躺在澄澈的河水中，仿佛触手可及，它与河中绿林的倒影叠加，半是怀抱，半是陪伴。许多人举起相机或手机拍照，船工便放缓速度前行。那原本静静的倒影随着船儿激起的水波，盈盈颤动更显妩媚，让人仿佛浸泡在蓝色梦境里，正沉浸于愿望得偿的满足感中。遥望河面如缎带飞扬，两岸芦苇、林木掩映，曲折的木栈道，把游人的脚步引向碧绿深处，在场

景如画中泛舟里运河，是一次舒缓的漫游，一次悠长的精神瞭望。

轻风从摇曳的波光上漫过来，淡淡，轻盈，我深呼吸风中潮湿的气息。尽管风从北京那边吹过来，从杭州那边吹过来，但这些风丝沾染了淮安的千年运河文化，见证了昔日淮安漕运文化兴盛的气息，吹在脸上，停留一瞬，去吹别人。这时我想象清代的康熙等皇帝，有信心地纯良的他们脸上也经历过这样的风，不免快慰。在里运河上徜徉，跟那些开凿邳沟沟通江淮的大事和大人物相比，我只不过是一粒被风吹来的微粒，

如空中飞过不知去向的鸟儿。

游船将船头水面翻腾出数十厘米高的水浪，平静的河面虽无拍岸惊涛，竟也卷起了碎花如瀑。酷暑时节，骄阳似火，泛舟里运河上避暑消热，满溢水乡的味道，像人坐在自家田埂闲话家常般的舒适，清新的水气醉了我的思绪。放眼望去，静谧祥和，人在船中，船行河中，巨幅色块像挂在天地间飞动的彩衣，又似阔大舞台正在滑动幕布。定睛小亭桥旁，高耸的漕运门远远就能进入人们的视线，是那么巍峨、古朴、厚重。岸边停泊几艘沧桑的木制漕运帆船，见证昔日沿岸百舸争流、千舟竞发的繁华风光，犹如一条漂浮在水上的船街，让人心动。面对宽阔的河面，虽然没有汹涌的波涛，却拥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气势，一种和平之中那千年历史底蕴的高傲。

看水、游水、写水，在审美之外，又予人深邃的哲思，带来豁达的感悟。行舟看景，一路弯弯拐拐，碧水缭绕，淡绿浅红深翠，一路且行且顾盼，里运河一会儿掀开云纱露出皎洁的面容，一会儿又薄纱遮面，悄悄在远处注视你。

夕阳给西边天空涂上一层金色，阳光织就的五色毡毯轻轻搭在我的背上，忽有不知名的鸟雀被游船惊起，或三两只结伴而行，或单独飞翔。我希望时光凝止，永远坐在船头，在视线的流动与转折中，亲历真水画幅的远近虚实、明暗流动，让自由的心灵在体会会中老天荒。

都拉起了肚子。慧姑心疼水生，就给他炒了一些白面，面炒过以后，不容易坏掉，而且用开水一冲就可以食用，非常方便。六月初六这天，慧姑把炒好的面送到了工地。水生吃了慧姑送来的炒面，腹泻竟然也奇迹般地好了。于是，“六月六，吃炒面”这个习俗就流传下来了。

当然关于民间六月六吃炒面的习俗还有好多种说法。比如河南的汝南、上蔡一带，六月六要吃炒面，据说是为了纪念岳飞。因为当年岳武穆收复蔡州(今汝南)时，当地老百姓曾拿炒面慰问抗金将士。比如，北宋六月六是“天贶节”，吃炒面是为了祈雨，以求风调雨顺。

现今，“六月六，吃炒面”的习俗渐渐淡薄。倘不是母亲带来炒面，也许当年家家户户都炒的炒面也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。毕竟生活好了，吃炒面的人少了。现在的人即使吃了炒面，也吃不出我儿时的味道来了。童年时生活穷困，母亲做的粗茶淡饭也能让我吃出别样的滋味。现在想起来，炒面是故乡的符号，是母爱的味道。

戚高军，周恩来红军小学副校长，淮安市作家协会会员，淮安区委特邀文史委员。



江鸣歧简介

江鸣歧（1927—1989），又名江鸣岐，曾用名江人凤，安徽黄山市徽州区人。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美术系，师从傅抱石、汪声远等先生。在国画、版画艺术教育等方面颇有造诣。生前为中国版协会员、江苏美协会员、江苏科普美协会员、中国美术教育学会会员、江苏中师美术教育学会会长、淮安市美协主席。

乡村浴室

纪效成

家乡的浴室大都是以村庄来命名的。我家在流均镇头桥村，浴室便冠名为“头桥浴室”。浴室坐落在涧河和一条通往南荡的水渠交汇处，青砖黑瓦，烟囱高耸，四周有好几座小山似的柴草堆，很好辨认。

深秋时节，浴室那高耸的烟囱吐着灰白的烟，嶙峋、瘦削的树梢上，麻雀聒噪不停。从村子里赶来的澡客们像是看一场演出，带着急切和喜悦。

浴室的门不大，且挂着一块棉布门帘；在门的左边，写着“头桥浴室”四字，字是用黑漆写的，像黑体，颇见功底。掀开棉帘进入，一张桌子横靠在墙边，一位年长的老头戴着老花眼镜，是售票的。他右手边盒子里有好多竹子制成的澡筹，左手空着，好像在等着接洗澡人的纸币。交了钱，拿着澡筹往里走，再撩开一道蒲帘，就进入了雾气腾腾的浴室大厅了。

大厅里，砌有齐膝盖高的“回”字形长台子，台子上铺着宽约一尺的蒲席，洗澡人的衣服就堆放在蒲席上，像一个小山包。

大厅正中央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毛巾，干净的毛巾是准备给洗好后的澡客擦水擦汗用的，也有澡客刚刚用过的毛巾。大厅里常有两个跑堂的，一个负责打“毛巾把子”，另一个则在大厅里来回穿梭，一是传递毛巾之类，二是负责安全。

浴池不是很大，且有两个池子，水也不是很深，但水温很好。最里面的一个池子不大，水很热，因为这个池子的地面是一口巨大的铁锅，热水就是从这涌往外池的，所以，为了安全，里面池子上铺排着几块木板，皮肤瘙痒的或是脚丫很痒的，可以在这里用热水烫烫，虽然人被烫得龇牙咧嘴，但还是喊着舒服。外池的水温很是适宜，大人、孩子们大多在这里做洁身运动，从头到脚，一点也不含糊。

浴室也常常成为孩子们的泳池，但常常是在洗澡人少的时候。孩子们会在池里窜来窜去，像小鱼。大人们也会利用空闲，在浴室里休憩，平躺着，做一帘幽梦。

浴室大厅则是另一个世界。从浴池里走出来，周身被雾气裹着，就像是神话中的仙人。走在蒲席铺的人行道上，感觉人就像是会移动的鱼。一丝不挂的人们或是抽着烟，说笑着；或是坐着闲聊着，话题包罗万象，而且荤素不问。

也有一些精明的小商贩见浴室很火，觉得有利可图，便把糖担子挑来，两分钱一小酒杯的葵花籽，一分钱五个油炸蚕豆，一分钱一块水果糖等，将孩子们的目光拉长。

年根，是浴室里最繁忙的时候，烟囱的烟好像一直冒个不停。有好多天未洗澡的人们都要来清洗一番，好用一身的干净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乡村浴室虽然条件简陋，但它却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便利，也让人们调节了生活情绪，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了抚慰。乡村浴室也是我少儿生活中的一处站点，像一张黑白老照片，定格在我的心里……

纪效成，淮安市文通中学高级教师，淮安区委作家协会会员。